



增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



南城先生
童宗說
註釋
新安先生
張敦頤
音辯
雲間先生
潘緯
音義

別集上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別集下

非國語下 二十六篇

外集上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吾子

劉叟傳

河間傳

筆郭師墓誌

趙羣秀才墓誌

太府寺李卿外婦馬淑誌

外集下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大會議聽政表二首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賀赦表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答鄭負外賀啓

諸州賀啓

附錄

舊附楚詞天問今散入十四卷天對篇內

天論二篇

劉禹錫

唐書本傳

宋祁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重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祭柳侯文

曹輔

祭柳侯文

黃翰

祭柳侯文

許尹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禔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別上

非國語序

左氏曰證其文深閔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一本有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

非國語上三十一一篇

滅密周語

昭王遊於涇上按周語密康公從有二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眾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周語注云醜類也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

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國語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諫注云未詳曰云云將何以求福
用人似國語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
之戎國語注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尔

一本耕下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

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

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

勸矣啓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

實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

以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推都存乎亡乎皆可以

為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為書者

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本

德化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

以人為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二川發 周語

幽王二年西周二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國語注西周

在焉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二川亦動川竭也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

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聞自竭自崩自

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

金甬而驟者甬音爾雅甬致足必涌溢蒸鬱以麋

百物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

為也一本特字下猶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陰陽之

無窮以瀕洞轉轄乎其中瀕音承諸句曰洞動及瀕

海詩頌洞吞百谷周流无四垠杜子美詩頌洞不可撥杜詩中用頌洞不一淮南子頌洞濛濛洞莫知其詳讀如頌羽之頌鴻讀如子贛之贛洞讀如同游之同今按唐人用頌洞二字若出於淮南子音合依本處注

塞國必亡人之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周語

宣王料民于太原目語注仲山父諫曰云云且無故而料民

天之所惡害於政而妨於嗣一本於字王卒料之及幽王乃

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

尹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臣一本作同仲山

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周語仲山南諫曰古者不

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謂

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幸周語

有神降于幸云云使率狸姓以獻焉狸姓周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徵乎彼鳴乎幸者以君高悽愴謂君高悽愴妖之淺者也天以是問卿

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并浪瀾因

源也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

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統以臨周之子孫周語內史過曰

曰房后有惡德叶於山朱舟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注儀匹也房后之行有似

用朱舟朱憑依其身而匹偶之生穆王也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

堯臨人以五今其胄見鍾虢之亡不過五年同上昔堯臨民

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斯其為書也不

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周語

定王二年使劉康公聘魯云云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叔

僑加歸告王曰下有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亦泰

侈不可事二君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

蚤春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天耶若二君

而三君而夫則登年載壽之數如之何而准周語劉康

登年

多歷年也載行也毒生也必亡家必亡也

叔孫僑如周語

叔孫僑如聘王孫說言於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殆請

之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

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

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凌者也不若與

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興怨於魯未必周之福

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

得罪於天子

邾至周語

邾至告捷于周邾字切王叔簡公相說也單襄公曰兵在其頸者其邾至之謂乎王叔欲邾至能勿從乎邾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邾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

楚卒咸以為姦周語曰吾有三伐五二逐楚軍之卒

救之仁也襄公曰今邾至在七人之下而禮也能獲鄭伯而

賊救戰而禮也襄公曰今邾至在七人之下而禮也能獲鄭伯而

助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

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平厲之淫暴雙竊構以

其室卒及於禍晉語與荆人戰下邾陵大勝之於是乎

其父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

考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邾至能勿

從也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周語

柯陵之會單襄公單音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邾錡見錡音商

其語犯邾犖見犖音切其語迂邾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

盡周語注云善惡也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邾當之齊國

亦將與焉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

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周語天合諸侯民之大事也

皆其君在會步言視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

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

語之迂而

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評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周語

單襄公以告頃公頃公與頃同必善晉周云云此十一者夫子皆有

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國語注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

六者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周晉悼公名也十一者謂而

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周語

公曰且其夢曰必難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皆不

足取也

穀洛閩周語

穀洛閩將毀王宮王欲廢之太子平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

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主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

卑語注穀洛一水名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水

洛水穀王城西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辰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

大矣以守先王之國聖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說諛者諛

交以入子晉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早在德而又奚穀洛

之圖而徵之也

大錢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

注謂民未患輕而重之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

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

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

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

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

之間也左氏又於內傳曰春秋左氏傳及其真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於州鳩云其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周語

王將鑄無射射音亦无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

曰口內味耳內聲龍音出集切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

左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

生殂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

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其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

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又曰

周語注伶州鳩樂以列於又曰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

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

人既理定知風俗和順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

之學者迷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

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

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

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

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律周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

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虧物也周語伶州鳩曰律呂不易易

其正各順其時則神和平則父父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則樂所以成政則樂所以成政也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故樂也言政象樂也吾無取乎尔又曰姬氏自天鼇大

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

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同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武

在天雷我姬氏出自天雷則我皇妣姜之姪在農祥

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

也周之分野辰馬謂房心也所在大辰之母也姪封於齊

也房星晨正而農起焉故謂之農祥鶉火之分張十六度

張至房七宿七同合七律也歲在鶉火之次為天駟之馬

午辰在天雷子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斯為誣聖人亦大

矣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大疾布令無射布憲施

舍於百姓同上州鳩曰王以癸亥夜時未畢而雨以夷則

無射之上宮布憲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是大武之聲

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

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禮記樂記句成猶奏也每

觀兵于孟津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

象南方之用服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不

振鐸以為節也駟當作四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

則是大武之象也攻左憲左又立於綴樂記武舞致古憲

謂勝至地也憲讀為軒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大族無

射六武之律变也

城成周周語

劉文公與襄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

倓見單穆公曰襄弘其不没乎襄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

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

死二十八年殺襄弘及定王劉氏亡

非曰彪倓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呂溫字化光作

大夫袁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廟崇王城古東周城銘云

雖微遠猷實被令各宜福而禍何傷於明其後牛思黯作

訟忠思黯一本作頌唐牛僧孺字袁弘之忠學者求焉

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怕者之言也乎

問戰 晉語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 云云 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 公曰明帝諱易曰嚴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聞二國之存亡以决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 乃 士卒之熟練者眾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

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吳語楚申包胥

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越王曰願得肉未嘗不分也云云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大戰智為本仁次之勇

躋僖公 魯語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 云云 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

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

徹其上 國語注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展禽柳下

常謂柳氏出於下惠之裔

宮僕 魯語

宮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

里革遇之 魯語注里革也克也遇僕人見而更其書云云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宮公之舍革

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責釋是而勿
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魯語它徒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 獸子囚之

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國語注

子它之父仲孫蔑也子服即它也八十幾為升餼秣也

非日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後專乎已何也

七升之布大功之縗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犢羊 魯語犢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日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大出者有之矣 晉五行志輔國將軍孫元

終家于錫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圻有二犬子皆白也近世示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梧夫魯語

吳伐越噫會稽獲骨節專車 國語注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

非日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

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辨大骨石斲以

為異 魯語又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梧夫

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

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桓公輕其幣而重其礼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箇垂橐而入捆載而歸 齊語也幣圭以馬也奉藉玉之

藻也以縷織其奈不用絲取易供也分散也捆綦也言重而歸也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今具強忍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爲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啟陋民也非怕用而徵信矣尔後之昏邪者神之怕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也

郭偃 晉語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 口以紀三是以讒口之亂

不過三五 君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晉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晉語

敗狄于稷桑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

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禦合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不鄭曰君為我心者晉語不鄭曰我无心是我故幸君里克曰中立同上里克曰吾秉心以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 晉語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舟之僑以其族行適晉晉神也

非曰號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謂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謡 晉

獻公問於卜何曰攻號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辰云云非曰童謡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晉語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死矣云云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夫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

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晉語宰周公曰齊侯將施惠出青是之不敢奉而暇

違誰能懼之同上晉景霍以為成而汾河凍澮以為渠我

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

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晉語

里克欲殺奚齊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云云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受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一本死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此四字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宋督弑其君古夷及其大夫孔父仇牧公十二年宋督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信公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

罪許止也隱忍焉耳

春秋傳公十九年許止子止弑其君買左傳云許止公廩飲太子止之藥

而卒書曰殺其君

其類荀息也亦然皆此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

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荀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也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別上卷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別下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
云云秦穆公使公子執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云云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
 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
 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
 賢者又何慄焉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
 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偃偃
 焉遊諸侯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
入而國以霸斯福禍然耳
一本耦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
 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

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本有足字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

輿人誦 晉語

惠公六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 云云得之而徂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 一本有禍字公墮於韓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 國語謂里平死也偃晉大夫善輿人之誦豫知之也云云

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眾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也

葬恭世子 晉語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臯達於外國人頌之曰 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寡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公子重

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

晉語臯作臯頌作誦翟作翟也狄公子謂重耳言重耳當伯諸侯為王妃偶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取猶昭也

非曰眾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 一本是

殺里克 晉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圖而殺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離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離天之禍無

後梁秦人殺異芮而施之芮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繫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適丁麻止切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

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一本莫字不作周室雖卑猶是王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亦大矣作集一本棄至公之道而不知求公至下一本有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晉語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非曰慶鄭誤止公晉語非謂慶鄭曰君之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同上公至于絳郊曰臣是以待刑而能舍之則獲其

君成君政君曰刑之而能舍之則獲其

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晉語

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
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一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
晉語注塊糞也戊土也申廣大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
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楚子以塊吳語楚王
之中乃見其消人疇王枕其服以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
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糞而夫之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

懷羸 晉語

秦伯歸女五人懷羸與焉注扁鵲也

非曰重耳之受懷羸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
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
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
哉

筮 晉語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皆
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閏也童
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啟之而又筮
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惠公名夷吾 懷公名圉

董因 晉語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沉
之說贅矣晉語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災
當之无不 公君之行也歲在大
火是謂大辰 公以辰出而參入

命官 晉語

胥藉狐箕藥却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
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也中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
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
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
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晉語

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云云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
其無乎則耄者乎周語陽人不服晉侯

觀狀 晉語

鄭人以贍與晉晉人將烹之贍曰天降禍鄭便淫觀狀其禮
違親云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晉語曹其公下今於鄭胡
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老故以至乎是其言首云鄭交曹
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曹君不禮放君

救饑 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
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
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
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晉語箕鄭曰藏
有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
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
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字者也
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
其乘車于行宣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晉語宣子

皆謂大夫曰吾幸厥也而然而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

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

也非必為死曰雖就寤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會是其

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也而逆民

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晉語焉法也修也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言焉知其好惡

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

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月者

鉏麇晉語鉏麇音院鉏麇宋

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晉語注鉏麇

非曰麇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

為社稷之衛也久矣噫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邪晉語

則寢門闢矣感服時執早而假寐麇退歎而不知其大而

賢其小欵向字一本有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

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

乎

祈死 晉語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云云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

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郟乃脅桀中行 云云 公曰一旦而尸三鄉不

可益也 云云 乃奔狄三月厲公殺 晉語注三郟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桀書中行偃則厲公

之敵益眾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

其効若曰矯知幾也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語

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媿絳以其僕 晉語注揚干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責不能討而稟

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媿

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請君 一命

叔魚生 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 云云 必以賄死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

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晉語注叔向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

福以其有幸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

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

示後世

逐桀盈 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 云云

陽畢曰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 云云 使祁

午陽畢適曲沃逐桀盈 晉語注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

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弒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

之激而使至乎亂也 晉語居二年桀盈 且君將懼禍懲

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况
之無罪乎

新聲 晉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

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見前

射鷄 晉語作鷄 音晏

平公射鷄不死使豎季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必速

殺之無令遠聞君怛泥于前乃趨全之

非曰羊舌子叔向羊舌氏各附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

從其言斯殺久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耻

之耶晉語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鷄于羊也耻者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晉語

文子視日日朝不及夕誰能俟五五年后三曰趙孟死矣

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后子秦景公之弟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

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与也左氏於內

傳曰人主偷必死亦兩矣左傳昭公元年

鑿和 晉語

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二國其次疾人固鑿官也晉語

注止月淫淫是謂

非曰和妄人也非詐視攻射之專詞而苟及國家去其

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

不服不過十年晉語諸侯於色凡鑿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

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乱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

和麻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魼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山晉語注羽山之淵魼既死而神化也
熊音雄魼與熊同左傳昭公七年釋文音魼來者三字足魼也一日實為夏郊熊足似鹿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餅

非曰魼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湯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晉語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桀武子晉語注桀書無一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後云云宜及於難云云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相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相

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美書之德則信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前之言曰桀書殺厲公以厚其家晉語陽畢曰且夫桀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桀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晉語

中行穆子圍鼓二人或請以畔穆子不受國語注穆子首吳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

常以求利者德力无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晉語注利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教 晉語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云吾名其二諱為笑矣

唯不學也晉語注獻公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左傳文元年注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啻野之不云具教

董安于 晉語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日為狂疾而

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了晉語注戰子奔晉陽時安于力戰有功言戰鬪為凶事猶人之有狂易之疾相戰傷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繁也則受賞者必恥繁者壯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繁也其言若對焉則滋不可對切

祝融 鄭語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叶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鄭語虞幕

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豷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

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鄭語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

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

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鄭語

桓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必於弊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嚚窮

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鄭語注申姜姓幽王前太子伯曰之舅也繒姒姓

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上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夏后下請其絜而蔽之吉

及厲王之未發而觀之化為玄黿府之童妾遭之祝筭而

孕王嬖是女使為后而伯服天之所生此久矣其子毒也大矣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

子之所宜言也

嗜芟 楚語

屈到嗜芟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

芟屈建命去之楚語注芟麥也宗臣曰老祥祭也建屈到之子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為愆

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尔也

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邊是故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

其所嗜禮記祭義云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違也

楚語君子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

祀楚語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也民撫國家定百姓不

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楚語注

既祭祀則民无所畏民无所畏忌則志誠縱放縱則遂廢滯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

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尔

左史倚相楚語

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

無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圉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楚語

子問於王孫王孫曰楚之伯新猶在乎曰楚之所而其云倚
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魏之妄者魏音
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五負吳語負音云伍子胥

五負伏劍而死

非曰五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
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
焉去之可也出則以擊累於人左傳哀公十一年子胥使
孫氏曰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
所知也然則負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
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幸一國是以盡之而反分爲二一初務
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其衆皆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

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
出於左氏蓋一本本作反蓋字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
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
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
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別集下

書

